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語言文字編 方言卷

一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語言文字編 · 方言卷

—

11-53

2674



中華書局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語言文字編·方言卷/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4  
ISBN 978 - 7 - 101 - 06647 - 0

I. 中… II. 中… III. ①社會科學－文集②漢語方言－文集  
IV. C53 H17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45512 號

責任編輯：張榮國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 語言文字編·方言卷

(全三冊)

中華書局編輯部 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 · 163<sup>1</sup>/<sub>2</sub> 印張 · 9 插頁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 冊 定價:980.00 元

---

ISBN 978 - 7 - 101 - 06647 - 0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 傅斯年第三函

白社

清修之先生其事到此接洽。但本院方对尊事推诚之殷。  
期中  
印。宣于通函奉此一一。予所出版之件，實多所  
嘗被降價；近來研究機關在中國本為創革，社會亦  
不即時拿去設置之意。我亦不於短時即有布。以自然因  
由而行。外、實多以少而得。此皆今此所以向未甚。得  
體更復之。予人情相處。一平生也。予之重申一云諸君  
所言均是。特為此惠下大信。其平冊子刊在地。計其數  
者年者之研。平日成此力。或成。果。如。年。之。研。一。之。之。之。  
研。刊。可。之。至。二。者。研。刊。一。生。之。十。之。研。可。生。六。七。数。不。患。之。甚。  
不。固。矣。刻。此。銀。紙。华。布。

襄家致

第

孫  
其  
事  
研

十一  
四  
一  
九

再第于十四日。朱自平

圖一① 傅斯年函稿

油印臺中分室  
手稿  
編著  
及  
序  
序一  
朱子之  
御書卷  
之二  
印小  
啟  
傳斯年函稿

圖一② 傅斯年函稿



圖三①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讀鶯鶯傳

陳寅恪

太平廣記錄樹雜傳說載有元稹鶯鶯傳時  
世稱為會真記者也。會真記之名由於傳中張生所賦及  
元稹所續之會真詩其寔為會真一名得之。當時用  
之語今首見於皮日休有唐元和十年進士洪州施肩  
吾字南壁山居仙會真記五卷李竦竹編又有會真記  
摩訶羅志。姚氏著鶯鶯傳書中引海鷺子劉操而據刀  
劍山人故其書當是全元向道流依託之本見所續  
鶯鶯傳高僧則謂其書在非有妄自編其中確有後  
人依託之處固不足怪但其善演穿鑿甚可見固亦不  
能盡其所有欲言者僅為會真記之名实亦何足奇而已。其  
神開戶老聃為骨太白人皆作後來因有真迹真經  
諸名故真字即與仙字同義而鶯鶯即是仙或作仙  
之謂也又宋朝人已修詣仙女松風香亭係華之世  
流傳至後唐代仙女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艷婦  
今代鶯鶯之目娼妓者其例證不遠者舉即  
全唐詩宣州所收施肩吾詩言之如  
及第後夜詣月仙子。

自古夢魂難過，新書空及第年。  
是將天上桂枝，訪月中仙。

贈仙子

綠衣鸞鏡照紅芳，更取金瓶鴻玉將。  
鳳管窟声未未足，懶眠秋月憶蘋郎。

即是二句而唐代進士貢舉與科第之富物與  
張公北里志乃韓偓香林集等之類又方涉此數見自序中  
實指唐初易學長者而言非謂朱熹也。厥後竹林之徒謂之  
淡雅別有解悟亦不暫忘。其後竹林之徒謂之  
生則

圖三② 陳寅恪《讀鷺鷺傳》稿

仙  
字在唐人集文集中之酒類也。命真二字之異說既得確定，然傳中之鷺，實為當時社會中的人物，及微之什以故作此文，自敘之主旨，與夫後人所持解釋之妄得皆可因以一考。實辨明年。  
趙德祥作錯錄伍載王惟之辨傳奇寫云：  
清源輩李裕為僕言：友人楊昌宗者得鷺之所作嫁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遺軍械，微之有得鷺其家歸至，則仰謂傳者蓋鷺之自敘特假他姓以避目。僕追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僕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又微之作陸氏誌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鷺作鷺之母弟主人也。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潘水寧平鷺亦雲鄭氏女，則學馬之教崔鷺之女，於微之為中表，王傳奇所謂鄭氏為果矣。從世者也。司馬珠為微之女也。但史更以傳生女，當是元祐年命姓氏本同，自出而傳誤耳。但後為拓指，得蘇有國跋序，則引之。

嘗持素鷺之傳名，自敘之作，其所謂張生即鷺之化名，此固不可疑。望鷺之什，更為傳姓之故，殊不易解。新唐書韋諲傳云：

國朝高祖曰：昔傳言向，族屬奉手執黃之鷺，則上右乃參看姓乎？

或后主相節有幽堅，大世称氏作之記，始於董孝子兵多知元，以之易為張氏者，傳固有張氏之故，則万望之姓，不知鷺人何心。山有兩於張氏也。據李氏之說，不可通，多傳作辨。鄧志意鷺之文中，有其主人之姓，皆用前人著述之舊，負此為命真之重，故舉張氏之說，以

圖三③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前題既引《金瓶梅》說，即張文成造仙窟中男女主人公舊約，如後宋周密《玉刻集》三絕句，舊約香小說張千李萬之比，此奉古今文學中之常例也。去避仙窟之作者舊文翁自謂奉傳河源流，積石山寧得遇崔十娘等，其故事：演成實錄行於博雅主張舊事，故稱不可改易其真姓，且著道述本身事實之作，如

下官答曰：前被審更已入甲科，懷舊錄相，高第，奉教後聞內道子愚所寫與而言，等語即是其例。但崔十娘等則非真姓，而其外人假託為崔者，蓋由於崔氏為北朝隋唐之第一高門，故崔娘之称實與其他文學作品所谓崔家娘者相同，不過一屬河左高門，一是山東甲族，南北之地雖雜然其為社會上良婦人之泛稱，則無少異也。又楊巴源流元微之會真事，得云：

清漪鶯 即王不識，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蕙娘一紙書。

楊侍郎所謂崔家指元傳之崔女，而者俱是使用翠林也。舊泥郭元傳之崔娘，而中華書局印出崔之婦人以實之，則與抱朴子之崔娘，以为真出於蘭陵王貴女，豈非同一口口之市耶？

又現於編之自叙此段因緣之別一清，即大調集伍夢持者云：

昔翁夢遊青霞，夢遊何所見？夢入深洞中，果逢平生趣，清冷深漫漫，夜晝晝，共同冥漠，遇達摩拂桃，蟹逐竹林路。

及白鶯天和此清白集，云：

圖三④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昔尼夢遊春，夢遊仙山曲，況若有竹馬，似憶平生欲。  
引持曾自浦水，漸入桃花谷。

則似與舊文成竹馬遊仙山之文字乃其祖李淵之桃源真  
會之處。蓋篇之繁用文成舊本以作標文，國學天之所詒  
知者也。但則世人總亦難於宋詩以示合，倘造鄭桓公詩  
以證亡女不禮，痕人說夢，為何無據？且如事鄭人乃刀兵  
矣。

夫豈曰：不姓崔或者真如傳文所言乃鄭氏之所出而稱之  
異派從母之女耶？據白居易夢基或伍唐河南府尹夫人  
榮陽鄭氏即標之。豈詩詒錄略云：

夫人父清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出記得盡矣。  
天下有五甲姓，榮陽鄭氏居其一也。」勅德官銜  
有國史在，鄭之源流婚嫁有家牒在。

夫懷壁之文雖有溢美，而稱之母氏出於士族，自應可信。  
如稱之夢遊春，清叔其寫夢。一段因緣有  
我別看花時，偶作懷仙句，浮生轉瞬，應道惟在閨園，  
近作夢。仙情夢影，皆所謂似信非其定義也。如王水木等  
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姻事，  
之信，自樂天如此。有其序，亦云：

重為足下陳夢遊，其中有以甚惡者，故姑付之譏評  
以至啟者。

其序復云：

心懷歸夢易覺，夢游却難曉。宿雨歌不重向，母  
北松松上露，門女清音，那知此銀牋之微。

又韓昌黎集有寄郎中夢游，宋元祐丙子年，其子元豐之墓  
誌銘略云：

僕射富平夏卿與非衣氏，其女，年少，父官相繼，夫人被僕射為季女，參選之，選得今御史河南王穎。館曰：

請歌頌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益外祖，相我唐明。

據元白之詩意，俱以一夢取譬於夢也：之因緣，視為不足道，復觀昌黎之詩文，雖言其母姻族之顯赫，豈可見其妻與子也？其妻在社會地位，門第，高下而止，無則皆也；竹出非高門，寔是可疑也。唐世倡妓往往深居高門，如太平廣記韓湘子雜傳，類將所竹櫛霍小王傳略云：

大曆中，南西李生名益，以進士擢第，其明年，舉第，授諱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媛，久而未遇。長安有媒飲十二娘，五岁有一仙人，乘紫雲，度大街，謂人曰：「此女，生於長安，家在下界，生時其名居蛇具說曰：故唐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清音，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夢兒，偶見者，以其出自燕賤，不甚收錄，固分与次男財，遣居於外，易名姓為鄭氏。

及長，舉進士，及第，上舞娥，果修業，應詔略云：

李八座，開潭州府，上有舞柘枝者，顏色如火，許其事，乃故姑蘇臺夢中，孕後生也。女，七歲，通正卿之名，家世宋朝之女，父母夏卿，老矣，惟和有子，集唐詩，公卿直呼其號，至是，始稱李太白，傳，傳，不具，詳之，唐玄宗之子，於元和七年，李太白之名聞，聖旨，集賢院，老九事，即解，入禁中，夏卿，遣使，聖旨，三十餘年，用三千百錢，不相知，正相（李卿）曰：吾口與舌，放其烟，墨，白，不迷，遷士，嫁之。

皆是其事。其事當日之人，始妄言之，亦始妄聽之，其事，有

圖三⑥ 陳寅恪《讀鷺鷺傳》稿

著鷺：果出高門甲第，則無古文。惟其非名家之世，舍之而別娶，乃可見當時人之意。意在社會不苟通朝之舊作。詩是主人歸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與名家女，與仕而不由進士，宦復為社會所不齒。比類前傳甚衆，且為後文者所習知，故不具論。但明乎此，則備之所作鷺之傳，直欲其自身如仙，終唐宋之事迹，絕不苟入少數或略得者，即職是故也。其友人楊巨源李叔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為非者，舍妻而別婚高門，乃當日社會所公認之正當之行為也。否則微之為極盡中功宦之人，惟其布具羽毛，欲以直声，什類之際，豈肯有作此贅人口實之文字？廣為風憲，以自證其進取之路哉！

復次此傳之文，詞亦有可商。語言者，即唐代真元之和時古文運動，實與小說之創造有密切之關係。是其期於韓退之者已別，有偏重於不事為意。譬猶聖經之歌聲，節拍之音律，其審定當時效力古文而思有所付之文字耳。学者并不限於昌黎一派，元白二家亦皆日主張復古之傳者，不過宗尚稍不同耳。傳者立因之有別，後來遂湮沒不顯而已。

舊唐書之陸淳元稿，白居易台侍御賜云：

史臣曰：國初同文館，高宗礼太子，集许褚、裴行省之前，蘇李鼎，於後我位昇日鼎，象天人，润色之文，咸共彌集，然而向古者傷於不僻徇事者或至不憚，豈其音節，苟局於官高，故班者流於尊饗，若品調律度，揚榷古今，厥更不肖，皆當其文本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太子始定，謂之書卷之水，明宗先讓功於沈湘，元和主盟繼之，舉天下而臣觀元。

之制策句之未盡，極文章之空洞，遺沿古之根基。  
舊之文章新體，非宋明以降，既往元白誕生。  
宣培家系舊唐書之補編乃代表過步立見，觀於韓愈雖  
受非少，不知其更而追之。文轉不能獨昌，分之毫釐無  
復形矣。及舊唐書之薛存誥指韓愈傳亦有數詞者，其故可  
推知矣。是，在昔時人一般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應  
推元白，而非韓柳，與歐宋重傳，唐書當時其行價迥不相  
同也。

又元白長慶集序指鵞鶩序云：

元和十五年冬始以祠部郎中知滑州，而幼東不暇及。  
後累月輒以古道千里相，而互相信，然之又明年召入禁  
林，事當半命。上好文，一日從宦游，及此上曰：通事舍  
人不知書，便其宜，宣賛五外事不可。自是司言之臣  
皆得追用古道，不從中變復然而余所宣行者文  
不能自足其意，卒皆浮近，失之瘦削，進而序  
之，摹附以表明天下之復古，而復後來者之趣  
向耳。

白氏長慶集，伍卷之詩，有香山物之體，有鵞鶩清文  
之筆，為百韻以七言長句，而學天樂天，次韻酬之，餘思  
未盡，加為六部譜。

制鵞鶩長慶詞高志。

自注云：

鵞之長慶，即知鵞鶩文格高古，如鵞化體，健  
者致之也。

唐始著今白山長慶，中書省制有，惟四體新體之  
分別，其所謂新體，即鵞之竹主張，而鵞天所從同

復古

改官之公式文字取體也。

唐僧言伍切磋佛暗示云：

韓公著毛類傳好博筆之戲張水部曰善勸之曰比見  
奇事多尚駭辭多演說使人憇之於前以為歡  
此有以累於我念德。

彭

類傳者曰林摹摹擬史記之文或作小說而爲功苦之  
端之體則似摹拟五傳亦以古文法作小說而爲功  
者也蓋鴻臚傳乃自叙之文有真情實事毛類傳則代人  
流轉之事其寫人之程度本應有有別夫小說宜得學作  
過竹筒七頭傳之不及營傳此亦為一主因易恭等中  
尚別有一篇門古文作小說而成功之絕妙文字即石鼎聯

句清音。謂夢東宋子諱文考冥漠論以錄云：

今抄方本首句當書本重複如詩詞篇首似從事理有  
所未盡而重複者乃能見其曲折之詳。

白氏

長慶集序和答詩序云：

頃在斜沫向當与足下見第相每下第時輒相顧語  
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遇水周則鋒鏘之言左右抑  
則言潔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此所病亦在此足下  
本序果有犯文辭之說今僅附和者猶前病也  
特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繁而晦其淺焉

據此之文繁者則作小說正用其所長宜其傳出足下之上  
也。

唐代古文運動鉅子韓公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但公式文  
字六朝之降本已取體也。正宗西魏北周之時曾一度復  
古，旋即廢除，在昌黎平生著述中平淮西碑文即其類  
乃一筆而盡其體之古文體公式文字，诚可裕爾力敢云改草也。

此文於唐虞，夫穀里耶，或作鵞鴨，其文學古體，舊  
 原作如何？古文竹以廢易之，則向是也。不尚矣。惟就  
 改單當當時公文一端言，則昌黎告辭而繼之成功，可以疑  
 也。至於北宋韓昌黎古文與東坡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亦  
 不能反之。公文之體，司馬昌黎之意，不能為田  
 宋文解，却內布之命，聖朝頒之公文體之微，其類  
 若是，微之於此信中，罕不辭矣。

復次管子傳中，唐生怒情之說，一節今人視之，既當為  
 可厭，而不能解其真意所在。夫微之善於為文者也，  
 何為著此一段，迂遠難諭耶？若趙玄衡重林風漫錄  
 云：

唐世舉人先相言曰：「世舉人以姓氏達清主司，  
 极取獻所著，」而數日又持謂溫差，如慳惜餘傳  
 奇等，以自是甚矣。此等文備舉人體，可見史才詩筆  
 俱備矣。

據此小說之宜備舉人體，管子傳中怒情之說，即可  
 謂淺陋，舍其清奇，即所謂清筆，氣近蕭何，即所謂  
 有才，當當日小說文中不得不備其事者也。

至於傳中所載諸事，跡經互考，復皆外其外，如善  
 機寺，宣化寺，高僧傳，武陵縣福生，唐荊州普  
 澄寺，澤首寺，又潭頭及桂確草，取舊傳，當是其一  
 篇。宋熙寧元年十二月，唐牛乃丁酉清修，錄於  
 之信，存其餘，則此傳，而貞元朝之良史料，不僅  
 為唐代小說之傑作已也。

# 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始於一九二八年，到二〇〇八年就是八十週年了。史語所創所伊始，即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在《集刊》的第一本第一分中，傅斯年所長發表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提出新材料、新方法、新工具、新問題等主張，這些主張不但影響了《集刊》文章的風格，對近代史學界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目前為止，《集刊》已持續出刊近八十年，在近代中國，大部份學術刊物倏起倏滅，能持續到八十年的學刊，確實不多。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不能不珍惜這一個得來不易的成果。

除《集刊》外，史語所還出版專刊、單刊、田野工作報告、資料叢刊、目錄索引叢刊等，近二十年來，更有《新史學》（與台灣史學界同仁合辦）、《古今論衡》及在世界漢學界素有聲譽的 Asia Major 等刊物。

史語所從創所開始一直到今天，都是一個多學科、跨領域的研究所，所包含的學門基本上有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文字、文籍考訂等，所以《集刊》所收文章的門類也就相當多樣。過去一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界迭有要求，希望重印《集刊》，作為學術研究的參考。但是《集刊》卷帙浩繁，不易查索，究竟以何種方式呈現比較方便讀者，確實頗費思量。北京中華書局是卓負盛譽的出版單位，他們在獲得史語所授權之後，提出以類相從的辦法，出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這種出版方式可以同時方便個人及機構，使得《集刊》文章能到達更多需要參考的人手中。

文章分類特別困難，在編輯的過程中，協助檢核分類者，依各卷順序為：語言所何大安先生，史語所陳昭容女士、邢義田先生、劉增貴先生、劉淑芬女士、柳立言先生、劉錚雲先生、李永迪先生、陳鴻森先生、王明珂先生等，另有張秀芬女士、陳靜芬女士協助整理，附此致謝。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王汎森 謹誌

# 凡例

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以下簡稱《類編》)所收論文，取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集刊》)1928年第1本第1分至2000年第71本第4分。《集刊》2000年以後所刊載論文，待日後再行續編。

二、本次類編，根據《集刊》所刊載論文涉及的研究領域，分為六編，其中《語言文字編》、《歷史編》下設卷，具體編、卷名目如下：

語言文字編(音韻卷、語法卷、方言卷、文字卷)

歷史編(先秦卷、秦漢卷、魏晉隋唐五代卷、宋遼金元卷、明清卷)

考古編

文獻考訂編

思想與文化編

民族與社會編

其中，《思想與文化編》中“文化”為廣義的文化概念；《民族與社會編》涵蓋民族、生活禮俗、科技、醫療、工藝等方面；涉及跨斷代內容的論文，以最早斷代為收錄原則；論文具有多重性質者，以“研究者使用需要”及“論文重點”為歸屬各編(卷)的標準。

三、為體現《集刊》的辦刊宗旨，現將蔡元培先生撰寫的《發刊辭》、傅斯年先生撰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置於《語言文字編》、《歷史編》、《考古編》、《文獻考訂編》、《思想與文化編》、《民族與社會編》所收論文前；《語言文字編》另增置傅斯年先生提議之《本所對語言學工作之範圍及旨趣》一文。

四、《類編》各編(卷)所收論文，均按刊期排列。為便於閱讀、查檢，各編(卷)目錄置於書前，《集刊》(1928—2000)《類編》總目置於書後；頁眉處標示本編(卷)通碼；頁腳處保留原刊頁碼；各篇論文文末附注原刊刊期，以“出自第某本第某